

拳魂铸平遥

——记武师田正西的毕生武术之路

□唐梓富

局作为清末北方最负盛名的镖局之一，其“形意拳”“六合拳”“王家枪”等技艺曾护佑过无数商队的平安。田正西从师父辈手中接过的，不仅是拳谱刀谱，更是“信义为先、智勇兼具”的镖师精神。青少年时的他，每日闻鸡起舞，扎马、出拳、劈刀，一招一式皆求精准，寒来暑往从未间断。镖局武技讲究实战，讲究“练为战”，这让他的功夫少了花架子，多了沉稳与凌厉，也让他早早懂得：武术的真谛，不止于拳脚，更在于风骨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深深感觉到，传统武术若无人继承，便如断了线的风筝，最终湮没于岁月。于是，他敞开大门，广收门徒，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。教拳时，他严苛到近乎“不近人情”——马步要稳如磐石，出拳要快如闪电，每一个招式的细节都反复打磨；生活中，他却温和如春风，常告诫弟子“习武先习德”，拳术再高，若失了仁厚之心，便失了武术的根本。在他的言传身教下，一批又一批弟子不仅练就了扎实的功夫，更传承了那份侠义与担当。

为了让平遥武术得以延续，田正西又肩负起“记录者”的使命。他深知，许多老拳师的故事、濒临失传的技艺，若不及时抢救，便会永远消失。于是，年过古稀的他，开始走遍平遥的大街小巷、村落乡镇，寻访健在的老武师及其后人。有时为了核实一个拳种的渊源，他要往返几十里山路；有时为了记录一套完整的拳谱，他要在灯下与老拳师反复推演。搜集到足够素材后，他又力邀作家胡忠治先生合作，在平遥武术协会的支持下，历时数载，终于编写出《平遥武林志》。这部著作不仅梳理了平遥武术的历史源流，更收录了数十位武师的传奇故事与独门技艺，成为研究晋地武术不可或缺的珍贵文献。

如今，田正西已近九旬高龄，脊背不再挺直，脚步也添了蹒跚，但只要一站到练武场，他眼中便会燃起矍铄的光。弟子们劝他多歇息，他总说：“拳一天不练会生，道一天不讲会淡。只要我还能动，就不能让这门功夫断在我手里。”清晨的阳光下，他仍会

亲自示范招式，声音虽有些沙哑，却字字清晰：“出拳要沉肩坠肘，就像咱们平遥人的性子，踏实、有力……”

从一个普通习武的镖局传人到传承非遗的一代大家，从武术技艺继承者到武术文化守护者，田正西的一生，恰似平遥古城墙上的一块砖，沉默却坚实，用拳魂铸就了属于自己的传奇，也为这片土地的武术血脉，注入了不息的生命力。他的故事，早已超越了拳脚之间，成为一座关于坚守与传承的精神丰碑，矗立在平遥的街巷深处，也矗立在每一个被这份执着打动的人心中。

我的爷爷，享年88岁。一生正气凛然，半生深耕司法工作，为人正直坦荡、勤恳敬业、睿智宽厚。他以一身清正立世，以一生温柔顾家，是世人敬重的老干部，更是独独偏爱我、护我一生的至亲长辈。

2026年6月7日至9日，整整三天两夜，我寸步不离地守在爷爷身边。

我细细为您擦拭眉眼、双手，替您换洗一身衣物，轻柔地为您肌肤抹上润肤膏，一勺一勺悉心喂您流食、送服药品。闲暇时，我坐在病床边陪着您闲话家常，悄悄记录下我们相守的每一寸温柔时光。看着您日渐憔悴、精神恹恹的模样，酸涩的泪水忍不住一次次滑落。可您依旧如我幼时那般，温柔轻声叮嘱我，莫要落泪，眼泪是藏在眼睛里的珍宝，万万不可轻易辜负。

6月10日，我不得已回归工作岗位，奔波忙碌了整整一天。下班后，心底满心牵挂，归心似箭。我匆匆回家焖上软糯的大米，又急忙奔赴菜店，只想买软糯养胃的长山药和菠菜，为您烹制适口的流食。可惜店里没有长山药，我只能辗转挑选了土豆与南瓜代替。

归家后我片刻未歇，认真洗净食材、上锅蒸熟，用破壁机细细打磨出温润的菠菜流食。知晓您素来偏爱甜食，我还特意带上了亲手蒸制的暄软香甜的红糖大馒头。

夜里八点，我匆匆奔赴医院探望您。您喝了一口我亲手打的流食，慢慢咽下一小块南瓜，便疲惫地昏昏睡去。

将近晚上九点四十分，已是我必须返程回家的时间。明天还要早起上班，我万般不舍，轻轻唤了昏睡中的您三四声，您都沉沉没有回应。我只好贴近耳边轻声说：“爷爷，我回家呀。”

就在那一刻，原本昏睡无力的您，拼尽全身力气，挣扎着睁开眼睛。哪怕气息微弱、口齿含糊，依旧清清楚楚嘱托我：回家路上注意安全，在外不要和任何人发生口角。

我忍着心酸哄您：“爷爷我不怕，你不是会保护我吗？”

您毫不犹豫、笃定依旧地回答我：“那是肯定的，谁要敢欺负你，爷爷去收拾他。”

我瞬间泪崩。

世间最深的偏爱，大抵如此。哪怕气力耗尽，您留给我的，依旧是无条件的撑腰与独一份的宠溺。那一刻的温柔与心酸，缠绕在心底，让我久久无法释怀。

我静静守在您的病床边，待到夜里十点有余，才万般不舍地起身离开。到家已是深夜，满心皆是牵挂与惦念，始终心绪难平。我一遍遍翻看着从前与您相伴的视频，在细碎的回忆里沉溺徘徊，直至凌晨两点，才堪堪平复心绪，沉沉睡去。

6月11日，我整日心神不宁，头顶昏沉、身心倦怠，勉强撑完了一天的工作。入夜归家，浑身疲惫难耐，简单收拾过后，我便早早躺下歇息。

我万万没有想到，那夜您拼尽全力为我撑腰的嘱托，竟成了我们之间最后的温柔对话。

6月12日凌晨五点五十四分，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击碎了所有平静——您突发昏迷，再也唤不应声。

我骤然惊醒，来不及多想，驱车火速奔赴太原。清晨六点二十分，我终于追上了载着您的救护车。我趴在车旁，一遍遍声嘶力竭地呼喊爷爷，告诉您我来了，求您再牵牵我的手。

我眼睁睁看着仪器上的数字一点点坠落：心率从100降至95、85、70，血氧直直跌落至60，最后屏幕一片沉寂，再也没有跳动的数值。我知道您听到我来了……

从此，人间风雨再无常，再也没有一位老人为我遮风挡雨，予我万般温柔。

岁岁年年，余生漫漫。

再也没有人，拼尽气力护我一世安稳。

从此，余生山海，再无爷爷为我撑腰。

唯有思念，岁岁不休，念念不止。

余生，再无爷爷为我遮风挡雨

□侯俊雯